



胜因阁笔谈 之三

寻找观音寺

黄伟

■ 作者简介

黄伟，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曾在塞班岛、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和国内任职，从事工程承包管理工作，担任过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新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重要项目的中方项目经理职务；2016年来到云南工作，2022年末开始参加云南腾冲科学家论坛组织策划和运营工作，曾任论坛中心理事长助理职务，热心组织并积极参加西南联大文化研究 and 传承活动。

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期间，师生们除了在昆明城内活动，暑期时还会到滇池、抚仙湖和阳宗海边举办夏令营活动。戴美政先生曾在《曾昭抡评传》书里记录了一段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滇池边的观音山上的观音寺举办夏令营活动的情形。里面描写的曾昭抡关于当时的风景、人文的描写令人神往。为此我一直想去探访这个地方。观音山在滇池北岸，离昆明市中心三十多公里，我经常开车路过，却从未上去过。

有一天，我突然来了兴趣。就沿着路边的一个指路牌，有一个“观音阁”的路标，顺着路标过去，看见一座正在维修的庙观，后面立着一尊观音塑像。走下去细看，大门就对着滇池，上书“古莲村观音阁”几个大字。

2026年2月戴美政先生出版的《曾昭抡西南联大日记（1940）》更是在曾昭抡笔下再现了这段历史回忆。拿到这本日记后，我再次细读曾昭抡关于这次夏令营的场景描写，才发现我闹了个乌龙，他们举办这次夏令营的地方，不是我上次去的观音阁，而是明确的“观音寺”。观音阁是一个道观，而曾昭抡日记里的观音寺是一个佛教寺庙。“观音寺大门并不太大，上面写有‘小南海’三字。里面前后一共三殿，和普通的寺

庙一样。最前一殿，是两座大殿。前者我们用作饭堂，后者拿来开大会。两旁还有侧殿，围着各殿，两边各有一列楼房，那边是会员们的寝室了。”曾昭抡在回忆中对夏令营观音寺的格局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

我有必要再去探寻一次。

果然，在离上次去的观音阁大约四公里的路边，另一个路牌指引：观音山。顺山路蜿蜒而上，又一个路牌：观音寺。停下车，步行到山门处，果然见得一个牌坊，上书“小南海”三个大字。走进古寺，那三个殿还在，规模不大，但很有古韵，里面种了很多花草树木，就如当年曾昭抡的描述：各殿前后院子里，栽着有树木和花草，一树正在盛开的桂花，令全院充满了甜香。还有一株“木见”，开着鲜艳的朱红色花。八十多年过去，这种场景依然会让人感觉亲切，仿佛能回到过去。我看见院子里一棵高大的桂花树，不知道是否就是当年那正在盛开的一棵，此时我仿佛已经感受到那阵“甜香”。

1940年7月28日至8月5日，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和数十名同学参加的观音山夏令营及民主讨论会，是与联大暑期生活结合极有特色的一次抗战民主活动。该活动由龚普生与昆明基督教青

年会和女青年会共同组织，并邀请曾昭抡参加。曾昭抡日记1940年“七月二日”：四时余，女青年会干事龚普生女士来，邀我参加今年之夏令营，并作演讲。这是日记里第一次提及这次夏令营。

龚普生，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二·九”运动时，担任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38年春，龚普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等公开身份出面，从事抗日救亡和统战工作。1939年到重庆，周恩来派她到美国留学，以便进行国际宣传。1940年夏，出国之前，龚普生来到昆明，决定利用暑期组织一次以讨论民主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几番考虑，选定滇池边的观音山作为夏令营地点。早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曾昭抡就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因此猜测龚普生在那时就与曾昭抡有过交集。

1940年西南联大的暑假，当年6月20日的云南日报上还有一则消息：西南联合大学日前举行学年考试，现已完毕，该校定本月二十三日开始放暑假三月，九月三十日上课云。曾昭抡日记里放假时间更早，“六月十七日”日记：今日起，联大放暑假三个月，昆北顿形静寂。

7月28日早晨，曾昭抡和数十名联大同学乘船前往滇池西岸的观音山。行船中他们有说有笑，

唱着抗战歌曲，两小时余的水路很快过去。上午十时余，他们抵达目的地。如今，陆路上已经架起环滇池的高架桥，从城区过去，大约就只需要半个小时。

那一天，还有一个活动是呈贡跑马山举行一年一度之赛马，联大学生会组织团体参加，而曾昭抡因为观音山夏令营之约，没有去参加赛马。日记“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天晴”：今晨三时余即醒，四时半起身。五时，自文化巷行，韩嫂代背行李送我走。约行二十分钟，即抵小西门外篆塘候船处。今晨原约六时在此聚齐，到此尚早。当时曾下小雨，幸不久即停。候不久，青年会干事马君来云，原拟雇船自篆塘运行李至大观楼，六点钟即需起运。现向红十字会借来汽车，作此项运输，故现于六时半起运。

日记中，对于这次夏令营的安排，记录十分详细。

“六时半，自篆塘偕李南江等步行往大观楼，约二十分钟到达。在该处吃炒面一碗（价二元），并喝茶。七时半，自大观楼上船。八时七分，船自大观楼开行。此船系一极旧式之明轮轮船，为协记轮船公司所办。今日所乘之船，为‘西山’号。”

“九时二分，船右过西山三清阁，旋出草海，入大海，续向南行，水色自绿蓝之清水，初变为带浑之哑绿色，继则变为绿黄

色。船继续向南行，环树皆多树矮山。绿树映水，颇为秀美。”

“十时二十分，右抵观音山脚下，矮山上有似亭之建筑，即系观音寺。船停后，坐小划上岸（每人二角）。旋循山路陡盘上山，数分钟即行抵借作夏令营会场之观音寺。”

“会员注册领行李后，十二时半午餐。八人一桌，四菜一汤，尚不错。（会期九天，每人连交通费只交二十元，可谓公道）。吃饭前座位临时抽签，以便会员互相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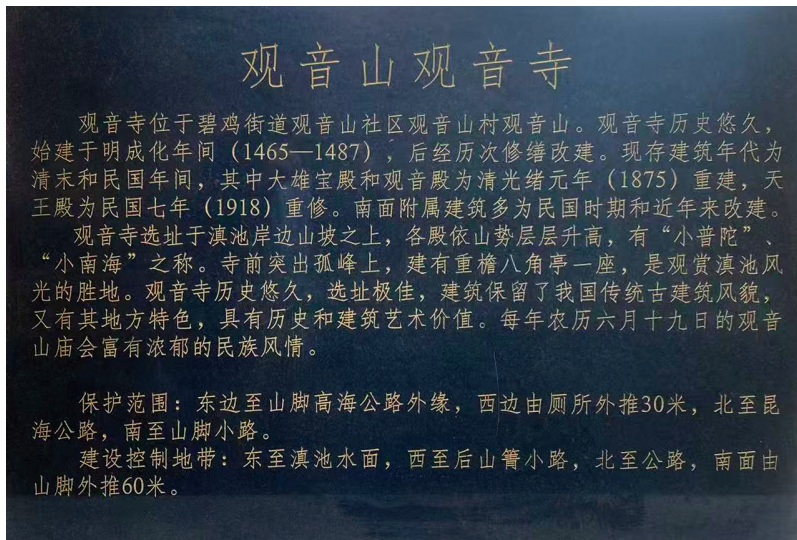
饭后略睡，四时，曾昭抡下山游泳约半小时，返回后又和学生打排球，晚饭后七时举行开学典礼。

观音山为西山一脉，孤峰突兀，伸入滇池。现在滇池边建有“高海高速”公路，就从观音山下面跨越在滇池的碧波之上，因此现在的景致，因为这条高速公路的影响，应该是大不如当年的样子。

曾昭抡在“七月二十九日”日记中写到：“观音山风景甚美。由昆明去昆阳之船，到此停泊。山下逼近湖边，有村一座，一共有两百多户，据云平日赌风甚盛。乘船来山虽似极低，上岸后乃览并非如此，但并不高耳。此实作一半岛形状。山角一亭，三层八方翘角，顶盖黄色筒瓦，最为夺目，系庙之一部分。至庙中主要部目，则自山下遥望，殊不惹人



现在的观音寺后山门



注目。建筑亦不见好，惟颇宽敞。”当年曾昭抡描写的“山角一亭”，如今仍然矗立在水边。

走进观音寺，里面并不宽阔，建筑格局基本和曾昭抡描述的相似，看着那些建筑和绿植，我就想象着当年九十多位师生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星期的快乐时光。现在的观音寺，已被列为昆明市文物保护单位，古观音寺建筑的背后，又扩建了几座新建的大殿，让整个建筑群更加宏伟。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座写着“小南海”三字的牌坊。

当年和曾昭抡一起被邀请参加夏令营的老师，还有罗隆基、吴文藻等，夏翔为体育指导，还有医师周君。我读书期间还在学校见过夏翔教授，他是学校田径运动会总裁判长，那时不知道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这段经历，不然要好好地向他求教一番。

“7月29日清晨，夏令营举行开营仪式，早6时在观音寺前升旗，6时半早操，7时早餐。8时举行礼拜，克拉克讲‘基督教之方法’。八时半，举行首次讨论，热议‘理想的学生生活’。10时半歌咏。11时首次演讲，罗隆基讲‘中国宪政运动’。午饭后，曾昭抡和数名广东学生去游泳。晚7时举行游艺晚会。大家在美丽的滇池之滨度过了愉快的第一天……”

从观音寺门口望过去，滇池就在寺门前方几十米的地方，当年步行下山到水边估计也就十分钟，因此曾昭抡每天都和同学们去游泳。曾昭抡当年用很细致的笔墨记录了在观音山看滇池的情形：天然风景的美丽，常常不是文字所能形容，滇池平时以为平淡无奇，来此一礼拜，方知变化甚多。今晨云收微露太阳，湖水

做深灰色，又是一种变化。昨日晚饭后，日落时隔湖山后，天空作紫红色，与蓝山轮廓相衬，尤属奇美。清晨渔网数十，作棋形排列，一起开动。小船数十，同时出港。具见此间优雅之生活，无论在晴天、阴天，或雨天，在早晨、日间，或夜间，立观音寺前瞻望，总令人心充满美感。黑夜树顶发光，村中灯火在脚下，有时衬以天空星光，也是一幅调和的图画。（八月四日之日记）

这段文字一样让人神往，我也选择了日出之前来看观音寺。这里风景果然不同凡响，远处的滇池就在云雾里，水天一色，分不清哪里是滇池的边界，而就在那一团云雾中，有一团光亮，自云后露出，倒映在水波之上。

曾昭抡的演讲是在8月2日，这天他在日记里记录：早饭后，预备演讲。9时，由我讲“学生



从观音寺俯瞰滇池

与民主”，原定一小时讲完，结果历一小时半始毕。此次演讲极为成功，听众大表满意。其中述及学生运动之历史一段，众认为史诗云。

演讲效果如此之好，曾昭抡大为满意。

8月2日晚七时，举行乡民大会，招待村人。节目颇为精彩。云南花灯，正式出演。

8月1日的日记中，也曾记录曾昭抡“下午看完毛泽东近著小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本。至三时余，始下山游泳。”

8月3日，曾昭抡5时半就起身，去滇池边看日出。早饭后做了礼拜，青年会举行全体座谈会，讨论中国现阶段中是否实施民主政治问题，热烈的争论进行了两小时，最后举行投票表决，结果赞成实施民主政治者40票，反对者4票。

此次夏令营时间选得很好，

动圆满结束，下午，曾昭抡等乘船返回昆明。

此后数日，夏令营余音未绝，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回到昆明以后，一群活泼的青年男女，被溶解在无情的大都会中，连见面都不易。回忆观音山的八日，不免令人怅惘。对于许多人，这次夏令营的经验，不啻一场 Cinderella（灰姑娘）式的梦。

8月11日下午，夏令营同人70余人在昆明文林街文林堂举行联欢会，该堂牧师贝克讲世界各国学生动态。8月13-15日，曾昭抡应邀为夏令营纪念册写了一篇《观音山的回忆》，长达8000余字。

8月14日晚，曾昭抡“往女青年会，与龚普生等谈甚久。龚云，陕北方面，对教士极优待，且刻苦精神可佩。以前最顽固之外国教士，亦为之感动，竟代作宣传工作云。”10月12日，曾昭抡应社群之约，到大观楼参加青年会举行的野餐会，欢送龚普生辞别昆明。

在暑期中段，师生们都比较轻松，活动安排也十分丰富，座谈会、聚餐、游泳、登山、文艺晚会等。8月5日上午，夏令营举行总结检讨会，颁发了奖品，活

后来龚普生是否回过昆明，何时又曾与曾先生重逢，竟不得而知。1941年9月，龚普生赴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龚普生经人介绍供职于联合国。1948年，离开美国经香港到西柏坡，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1979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驻爱尔兰大使，是中国第二位女性大使，也是第二位驻欧洲国家的女大使。龚普生于2007年去世。

而记录这段珍贵历史的曾昭抡日记，也颇为坎坷。《曾昭抡西南联大日记（1940）》是曾昭抡先生西南联大期间日记中仅存的完整段落，由收藏家胡民选于“文革”期间在昆明街头购得，1981年，胡先生将日记寄到北京《化学通报》编辑部，才让世人知晓，而曾昭抡先生已于1967年去世。后来，戴美政老师经过协商收藏了该日记原件，历经二十多年努力，终于于今年出版。读着这本传奇的日记，仿佛听见当年曾先生在翠湖边咏唱的歌声：

翠湖令我们想起后湖，也令我们想起北海：

回顾昔日故乡，而今安在。

我们并不陶醉，也不用怅惘；

仅仅回忆，在今日何补实际。

让我们放下笔杆，拿起枪刀，

把故国河山，重新整起……